

鏊字石的秋意

□王建生

进入十月,吹过罗田县鏊字石山谷的风便有了丰富的内涵,立于风中,可嗅出有丝丝香甜的味道,可感觉多姿多彩的秋意。

桂花以一身高贵的金黄,从墨绿的叶片丛中探出身子,芬芳四溢。关帝屋的那棵老树,虽已是300多岁的高龄,却依旧枝繁花累,独领风骚。板栗是鏊字石的第二大特色产业,几阵秋风凉过,便“千朵万朵压枝低”。拳头般大小的栗坨坨在树枝头默默地成熟,淡淡地暗香。摘下来,褪去刺坨坨外衣,光溜溜地晾在农家的晒席上等风晒干,添加淀粉的糍糯。如果运气好,碰上几户农家柴火灶炒板栗,老远就可嗅到浓浓的香味。鏊字石还是中国甜柿子的原产地,5000多棵百岁以上的老柿树,漫山遍野,寨前房后,不乏其婆娑身影。山里人说,一树甜柿一罐蜜,任山风怎样呼呼咆哮,也刮不尽红柿子的香甜。

鏊字石的柿树大多长在田埂上,占天不占地,棵与棵的间距大,甚至隔着一丘弯月形的梯田。但是,柿树主干粗壮,枝丫遒劲而伸得老长,柿子熟了,一串灯笼连着一串灯笼,交相辉映,满山的柿树就是一个大家庭。同处一山的还有其他树木,秋风几日便繁华落尽,枯枝败叶,狼狈不堪。而柿树则是另辟蹊径,脱了绿装换红妆,褪尽铅华,不御珠玑,比春天姿色还要胜出一筹。

顺着熊家的木梯子爬上熊家的柿子树,登高远眺,秋阳下的一溜山坡五彩斑斓,柿树彤红如炬,田畈流火溢金,间或还有墨绿色的桂树、松树镶嵌,秋天的繁华与喧嚣或许都集聚在此时此地。

鏊字石的秋意,是鏊字石农家的绝作,他们用一锹头一瓢水倾心培育,画出了树枝头橘黄柿子红的诸多果实,绘就山里人春秋收获的图画。

门前河从大别山走来,本是川深谷狭,自西向东,却在鏊字石村头良久徘徊,淤积起一片盆地,为500多户熊姓人家带来几冲沃野田畈。老辈人留下话来,“这条河养命”。他们在河的北岸依山就势建街道、盖楼房、栽大树,逶迤二三里,白墙黑瓦,白得明亮,黑得清爽,尤其是一棵又一棵的柿树点缀其间,秋意枝头,红红火火。据说,客人出再高的价买树上的红柿子,主人家都不卖,就让柿子吊在树上,一直吊到冰天雪地,吊到迎春接福。的确,门前一树柿子红特别亮眼,是财运和福气的吉兆,是秋日画图的点睛之笔。居住在院内的习惯于清晨推开窗户,亲昵一夜未见的柿子树,听一声“长大了没有”。那惬意的时刻,构成了鏊字石的秋意美图。

鏊字石的秋意,在游客邂逅的喧嚣声中掀起高潮,在价廉物美的舌尖享受中进入尾声。

清晨,太阳爬上东边最高的山峰,门前河两岸的牌坊门楼在朝霞中广而告之,“中国甜柿第一村”欢迎朋友。美味连着美誉,所谓中国第一,既有数量,更有质量,而且重中之重在于味道。姓雷的大嫂站在自家门口的柿子摊前,笑脸迎客,“美女们、帅哥们,看一看,尝一尝,甜柿子皮薄肉嫩,鲜脆爽口,甜而不腻。”雷大嫂姓雷不姓王,不是王婆,也不存在自卖自夸。游客觉得好吃就买,不合口味不收钱。游客也不讲客气,拿起柿子,衣袖一擦,就往嘴巴里送,吃上几口,连声叫好:“好吃,好吃,我买一提。”网红带货没这么麻烦,几个年轻人把手机在柿树下这么一架,对着炭屏一溜烟地说道起来,“新鲜的甜柿子,挂在树上秋风吹,秋日照,自然成熟,自然脱涩,现摘现卖。蜂蜜一般甜,莲藕一样爽……”听得人直流口水。

才到晌午,一筐筐刚从枝头摘下的红柿子,装进纸盒,上了卡车,顺着河流,随着秋风,奔向大城市的超市。

晚上,手机传来好消息,一个柿子卖出了三倍的价钱。

鏊字石的秋意,就是人生的惬意。如同一桌佳肴,给客人带来视觉、味觉、嗅觉的全方位冲击。在大山中畅游一回,就如同走一遍画廊,赴一次宴席,听一场音乐,收获装满了灵魂深处的大口袋。

我想起了鏊字石街道上的那句广告词:“有一种柿界,叫精神原乡。”这广告词文绉绉的,颇有点生僻,难倒了在场的游人,也难倒了我。

好一个精神原乡,好一层鏊字石的秋意。

能吃的。我还吃过炸荷花瓣儿。想来如果在这里吃一顿,一定是满席荷香。

回程的船上,和本地的朋友们闲聊。他们说白洋淀里还盛产着鱼虾蟹,虾是青虾,蟹是河蟹,鱼的种类最多,有鲤鱼、鲫鱼、草鱼、鲈鱼、鲢鱼……听得人涎水暗生。一直有风习习吹来,芦苇荷花们便随风荡漾。——荡字,用在这里真好。回荡、坦荡、浩荡、震荡、荡漾、荡涤、荡气回肠,都适配芦苇荡的荡。有一位本地的朋友还说,他曾于夜间在白洋淀坐过小船,虽然没有月光和星光,可是水路也很亮。就好像有月光似的,就好像有星光似的。后来才明白,是水自己的光。水自己就有光的呀。

我笑。能够想象出那种景象:湖面似乎很静,其实一直在动。湖面上的风,湖里的鱼,小船行在水上时的响声,都在以自己的节奏动。

船走得缓慢。一时手闲,便关注了一些白洋淀本土的自媒体号,有不少粉丝呢。其中有几位的主营项目都是“原生态自然游”,其中尤为火爆的是“古风画舫连吃带玩超值套餐”,限八人用,含游船两小时。菜单如下:正宗柴火铁锅炖鱼、麻辣小龙虾、白洋淀咸鸭蛋、蒜蓉田螺肉、秘制荷叶鸭、荷叶卷摊鸡蛋、凉拌藕片。主食是米饭、馒头和玉米饼,管够。他们还有直播,每天一大早就开播,脖颈上围着一圈翠绿荷叶,划着小船,去摘荷花、荷苞和菱角。

我便暗暗筹谋着,回头等抽了空,自己还要再来一趟,去坐坐他们的小船,尝尝他们的菜。如果把白洋淀这广袤的水域视为一方巨大的舞台,风云浪潮,家国天下,都曾在此一幕幕上演,那这些平朴的人们,他们就是这舞台最坚实的台基。可另有一比:如果说历史流变中的白洋淀是一方巨大的灶台,这水做的灶台貌似在经营着流水水似的席面,那这些人們就是这灶台铁打的底子。只因有了他们,这灶台才永远是如此活色生香,如此温热可亲。

乔叶:北京作协副主席。出版小说《宝水》《最慢的是活着》《认罪书》《藏珠记》,散文集《深夜醒来》《走神》等作品多部。曾获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多个文学奖项。

片银白世界。”

也到处都是荷花,在芦苇和芦苇间的空隙里,几乎都种着荷花。白洋淀这片水域有近十万亩荷花呢!——荷花像女人,芦苇像男人。这比喻真俗气,但一时间我也不想出别的了。这季节也是荷花正当开的时候,要么挺立盛放,要么含苞待放,每一枝每一朵都是向上的气象。清朝诗人阮元的诗里只有两句我印象深刻:“深处种菱浅种稻,不深不浅种荷花。”所以可见白洋淀这水,应该是不深也不浅,是正正好好的尺度。

路上经过荷花大观园,朋友们说里面有孙犁文学馆,因正在修整,我们就没有进去。我一边默默地向孙犁先生遥遥致敬,一边就想起《白洋淀纪事》里那些鲜灵灵的女子:“她们奔着那不知道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区,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,就像铜墙铁壁一样。”——铜墙铁壁,这凛冽的词。孙犁先生温和清雅的笔致里,一向密布着一根根硬骨。

嘎子村里有雁翎队纪念馆和徐光耀文学馆,还有一处“孙犁致徐光耀手书陈列室”,我们细看了一番,很自然地就说起这里发生过的故事。雁翎队纪念馆里的实景雕塑显而易见是在荷花淀中,一只小船载着两个年轻人,看到他们我就想到了《荷花淀》中的水生夫妇。不过这两位似乎还没结婚,女子神情羞涩,还梳着辘子,辘子上扎着红头绳,蓝底白花上衣,粉红裤子,黑布鞋。男人呢,很像是《荷花淀》中水生的样子:“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,头戴一顶大草帽,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,黑单裤卷过了膝盖。”虽然他穿的白褂子是长袖,裤子也是蓝灰色的,不过这有什么要紧呢。

在村中的街巷还逛了几家店铺。靠水吃水,店铺里各种特产自然都是和水有关的。湖中随处可见三三两两的野鸭子嬉戏,觅着可口的的美食,而它们也在不自知中产着可口的美食,仅鸭蛋就有咸鸭蛋、烤鸭蛋和双黄蛋这几种。咸是味道,烤是做法,双黄是内容。当然也少不了藕粉、莲子糕、莲子汤、木槌莲子酥以及荷叶茶、荷花饼等与荷有关的一切,荷花从根到梢,从花到叶,没有不

终于到了白洋淀。

纸上的白洋淀,我很早就来过了,在孙犁先生的小说里。现实世界的白洋淀却还是第一次来。虽是第一次,却因有了那么多次的纸上之行,也就没有什么陌生感。仿佛是故地重游,且在重游时要印证纸上的那个故地。

还没到码头,远远地就看见了浩荡的湖面。作为河北省最大的湖泊,这“最大”不只是视觉,另有一系列数字来做支撑:她是保定和沧州市交界大小淀泊的总称。数目呢,大大小小子子孙孙的,算起来有140多个。总面积366平方公里,平均年份蓄水量13.2亿立方米。湖海纳百川。瀑河、唐河、漕河、潞龙河等九条大河入湖后,又通过湖北东北的泄洪闸及溢流堰经赵王新河汇入大清河。大清河是海河的支流,所以这白洋淀属于海河流域。如今又有新变化:相当一部分划在了雄安新区。

我们此行就住在雄安新区。不消说,雄安新区果然处处皆新。这白洋淀呢,虽然也有新的:码头新,路新,房子新。更多的却是旧,比如湖边的土地和庄稼,亦比如湖中由芦苇和荷花构成的经典旧景。放眼望去,偌大的水面上,一片又一片的芦苇如草丛一般。等上了船,等到船和芦苇越来越近时,就会发现芦苇们很高很密,如墙似壁。盛夏时节,这坚实碧绿的墙壁显得格外清爽。

作为本土重要特产,芦苇也是一笔营生。《荷花淀》中写道:“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?不知道。每年出多少苇子?不知道。只晓得。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,全淀的芦苇收割,垛起来,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,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。”资料上的数字是:淀内芦苇12万亩,年产量7500万公斤。据说到了深秋时节,变白的芦苇宛如白羊毛一般。霜降后,被收割下的芦苇经了人的手就成了苇席,成了苇箔,成了纸。因用处广泛,这可靠的作物被人们亲切地称为“铁杆庄稼”。《荷花淀》里也写了编席:“这女人编着席。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,就编成了一大片。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,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。她有时望望淀里,淀里也是一

金陵,那些岁月的尖细尾巴

□冯渊

给学生听,似乎自己真的很明白;今夜站在树下,内心木然,原来,我并不明白伟人的事。我只记得一些琐细的事。二楼窗下正好是院门,院门门头上一盏昏黄的路灯。院墙外边,有几个插卡的电话。

深夜,我常常听到有人在窗下打电话,长江路靠近最繁华的新街口,居然如此安静,夜晚尤其静谧。我作为一个置身事外的倾听者,清楚地知道了很多本来不该知道的隐秘。不过,都是没有起点的故事,一些片段,包括吵架、哭泣、讲和、撒娇。听久了,我似乎能“脑补”一些情节,慢慢还原起整个故事来。我从未从窗口伸头去看看故事的主人公,虽然离我很近很近。我喜欢凭借声音在脑海里塑造人物,真的见了容颜,说不定连听下去的兴致都没有了。

深夜,还有情侣就在院门口我的窗户下说话,我不忍惊扰他们,连啁啁私语也听得一清二楚。有时我在看书,有时我睡着了,被情侣的吵架声惊醒,然后又又是他们甜蜜的笑声。有些话,听上去比书上看的有趣多了。

现在,是高楼光可鉴人的墙体,冰冷的外立面,雪亮的射灯,让人想起低调奢华这几个莫名的汉字。没有人会在这种建筑下停留,当年院门口那种昏黄的钨丝灯泡现在也很难买到了。脆生生的小情侣,已年过半百,如今他们在哪个楼宇里慵懒地发福?

我站在梧桐树下,要我泫然流泪,那是不可能的事。我站了片刻就走开了。据说有人在一棵桑树下休息,不到三夜就得换地方睡,因为时间一长,会对桑树产生眷顾之情。我在这座木楼里睡了五百个夜晚,却没有资格眷顾,因为院落早就不存在了,新的楼盘,与我的昔日记忆全无干系,唯一的联系是这棵曾无意识伤害过我的梧桐,我不怪罪它。风来了,它能不随风起舞吗?

往西边去,是网中市。明朝男男女女用丝线编制的网巾罩住头发作为装饰,据说这里是当年卖网巾的地方。我住在长江路时,网巾市是一条热闹的小街,有许多家小店铺,卖枕芯枕套被套被面床单,物品廉价,但花色样式很好看。每次看到几十块钱就能买到床单被套,我就很开心。淡黄色的、淡红色的、蓝色的被套,我买了很多,用了多年。

小时候,家里值钱的东西之一是被絮,家里有

几床棉絮,我清清楚楚,姐姐出嫁陪送了几床,我成家时,家里打了几床,我出生时外婆送来的棉絮,还在用呢。有些棉絮是白的、松软的,上面还有弹棉花的师傅用红线铺出来的打制年份,还有一些表示祝福的字。有些是黄的、浑厚的,有些接近土色了,是囫囵的一块。最后一种,夏天就放在楼顶,直接搁在水泥板上做地垫,铺上席子睡觉。白天有没有小店铺卖床上用品;不知道;晚上,门都关着,我走过去,电瓶车停得七零八落,我要扶着才能走过去。

我知道这些东西如今不值钱了,但小时候养成的习惯藏在身上,见到网巾市色彩鲜艳的被单被套棉胎,我总会买下一两套。

二十多年前买的廉价床单,搬家多次,没舍得扔掉,虽然用得也很少,去年我院子里的流浪猫过冬,正好派上用场,垫在猫窝里,让流浪猫母子度过了三九,总算发挥了它的作用。

网巾市里后来盖起了德基大厦,也变阔了。白天有没有小店铺卖床上用品;不知道;晚上,门都关着,我走过去,电瓶车停得七零八落,我要扶着才能走过去。

往东折向石婆婆庵,这是一条小巷子。我有个学生住在这里。我刚来学校做班主任,到学生家做过家访,我坐在她的客厅里跟她母亲说话,她伏在桌上写作业。所谓客厅,就是一个过道,摆了一张小方桌,人过去就要侧身。房子整个面积大概只有二十多个平方。尽管地方很小,她的母亲还是将家里收拾得干净、温馨。后来这个学生嫁给了外交官,新婚不久她过来看我,我送她出校门时,侧眼一看,她的脸比读书时鲜亮多了,整个人就像一棵开花的树。

继续往北,到了如意里。教育局在这条街上。我离开南京最后一次办手续,在这一带某个小区的一个亭子里坐了一个小时。

单位老同事陪我吃好了午餐,下午有课,我让他回去午休不要陪我。我等工作人员下午上班,就去办调令,这中间正好有一个多小时,我就在小区的小亭子里等着。

那时我像一根葱拔离了土壤,南京的房子也卖掉了,工作关系马上就要转走,我又成了这个城市的游客。原来熟悉的地方一下子提前变得陌生起来。

正午,小区里进出的人不多,每个人都步履匆

碎摘笔亭的。由此敷衍成篇,应能避免空泛的毛病。

他希望我写新的。臧克家先生说过,“我是一个两面派,新诗旧诗我都爱”。我从旧体诗词入门学诗,之后练笔写得多的却是现代诗,曾在第二届黄鹤楼情诗大赛中获优秀奖,当然新旧都乏满意之作。酬唱、惜别、饮乐、乡愁、思人、叹不遇、抒壮怀……如何拨开重重叠加的文化符号,找到思维惯性之外的黄鹤楼,可以向现代诗学习,现代诗更擅长于意象的创新和诗意的开拓。武汉诗人张执浩住在黄鹤楼中三十年,也在随笔集《不如读诗》中写道,“对黄鹤楼的熟悉并不意味着对它的拥有,恰恰相反,越是熟悉它的人越是疏远它”。与建造一座黄鹤楼不同,我必须放



白洋淀的灶台

□乔叶

程老师将我安排在汉府饭店住下来。他本来邀请了南京的朋友一起聚聚,我说,今天有点累,明天还有活动,我想早一点休息,就在附近小店里吃碗面吧。

吃完面,他将我送到房间门口。我说,你回去吧,我洗洗就睡了。

二十年前,我们是同事,程老师现在做了市里的教研员。他将我安排在汉府饭店这么好的地方住下,是热情招待我。我很感谢他的好意,洗好澡后安然入睡。零点,不知怎么醒了,再也睡不着,就穿衣起来。

汉府饭店在长江路上,对面就是我来工作过的学校。我看到学校楼上的外墙还亮着灯,这座楼里曾经有我的办公室。我从32岁到40岁,在这所学校待了八年。

我穿着拖鞋本来是想在酒店内走一走,看到对面灯火,不自主就走出来了。斜对面是长江路九号,这个南京城现在的高档建筑群,二十年前是个大杂院,我刚到南京,就住在这个院子。院子临街有一座二层小楼,二楼有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空着,单位将我临时安顿在此。

长江路上有树龄超过半世纪的法国梧桐,疏条交映、横柯上蔽,在游人眼里,不说这老建筑,仅靠梧桐覆盖,这条路就是美好的景观大道。有一枝刚好伸到我的屋顶。晴天没事,刮风下雨的日子,枝条横扫屋顶,屋瓦被掀动,很快屋里下起了小雨。我有两只塑料盆接雨,滴雨的地方有七处。茶杯、牙杯都用上了,还是不够。幸好,我将床安在靠院内的方向,避免了“床头屋漏无干处”的尴尬。

从那时开始,我知道看风景和住在风景里完全是两码事。

现在的长江路九号已是这座城市的豪华区,全无当年痕迹。但这几棵老梧桐我还认得。高楼映衬下,它们瘦小多了,而且往里的枝条明显被修剪过。

恒公北征经金城,见前为琅琊时种柳,皆已十围,慨然曰:“木犹如此,人何以堪!”攀枝折条,泫然流泪。

恒温大将军看到树长粗了,哗哗流泪眼泪。这个据说容貌伟岸、英略过人的大男人为什么流眼泪,我初读这些文字时,觉得自己很懂他;也曾讲

可以说1800年来,每一年都有无数关于黄鹤楼的诗文创作并流传。如此巨量的作品,都是我——每一位作者——把黄鹤楼当成对象或者背景,写出自己眼中的黄鹤楼。假如把黄鹤楼当成朋友,换位思考,他希望我写些什么呢?

他希望我写真的。面对同一座楼,我此刻的内心感受与大家相比,以及与自己不同时间段相比,都有差异和变迁。20世纪80年代,我买过一本《黄鹤楼诗词文联选集》,夹在其中的诗签是当时的1元纸质门票。90年代,我参加过黄鹤楼游客留言征集,名字第一次登上《长江日报》中缝。最近几年,我参加过几次黄鹤楼诗词大赛,曾于第九、第十届获奖。每一次动笔时,我都害怕没有写出我的“心”和“口”,而迟早被

1800年的黄鹤楼希望今天的我写些什么

□蔡永

人看穿花招。初老的我,在更老的黄鹤楼看来,还是不是当年的少年?诗中有“我”,才能有真,哪怕所写的是不成熟不完美的“我”,也会因真我在而打动人。

他希望我写切的。用诗词题咏黄鹤楼,弊在不切,好像不是黄鹤楼,而是晴川阁、岳阳楼或者北京西站,又好像不是今天的黄鹤楼,而是三国、唐代或者传说中的黄鹤楼。我坚持以为,黄鹤楼有别于其他景点的独特调性,在于这座名楼的标志性事件,“眼前有景道不得,崔颢题诗在上头”。黄鹤楼没有李白题诗是两者相互的遗憾(“故人西辞黄鹤楼”“黄鹤楼中吹玉笛”是捎带),假如李白穿越而至,遇见今天的楼、今天的江、今天的城市、今天活力满满的人们,一定会捶

弃一篇诗稿的规划,从疏离的甚至对立的角度进行创作,以期常写常新,寻找另一种美。

他希望我写雅的。诗的雅,并非摒弃俗,而是排斥其中的粗俗,即粗糙、粗陋、粗野和庸俗、低俗、恶俗的部分。在首届武汉文学季上,著名作家李敬泽作了主题演讲《黄鹤去哪儿了》,他也回答“很可能又悄然隐秘地回到了人群中”。他成为一个小说家,成为一个诗人,他赓续着一种特殊的传统和技能”。诗歌是语言的艺术,尤其是旧体诗词,作品的意境、章法、联句、声韵,最终要落到文字上。炼字,就是这种“特殊的传统和技能”,文字功夫是否过关,决定着作品的成败。

或真或切,或新或雅,只是今天的我,猜测1800年的黄鹤楼,希望我写些什么。